

加利維拉县有名的跳蛙

有一位朋友从东部給我写信，托我去拜訪和藹而多話的西蒙·惠勒老先生，探听我的朋友的朋友留尼达·斯迈利的消息。我遵照他的嘱咐去拜訪，下面所写的故事就是这次拜訪的結果。我内心至今有一个疑团，总觉得所謂留尼达·斯迈利是一位烏有先生；我的朋友根本不認識这么一个人物；大概是他猜想着我要是向惠勒老先生問起他，就会使他联想到他那位无聊的吉姆·斯迈利，于是他就会打开话匣子，搬出关于那个人的一些令人生气的回忆，說得又长又讨厌，对我也毫无益处，徒然把我煩得要命。如果我的朋友的设计是这样，結果是很成功的。

我去拜訪西蒙·惠勒的时候，发现他正在那业已衰落的安奇尔矿区市鎮上一所快坍的酒店里酒吧間的火炉旁边舒舒服服地打盹，我看出他是个肥胖和秃头的人，在他那安閑的面容上，露出一種可亲的温和朴实的表情。他醒过来給我問好。我告訴他說，我有一位朋友托我来探訪他少年时代的一个名叫留尼达·斯迈利的亲爱的伴侶——留尼达·斯迈利牧师，福音会的一个年輕的牧师，我的朋友听說他曾有一个时期住在安奇尔矿区市鎮上。我还說惠勒先生如果能够告訴我一点关于这位留尼达·斯迈利牧师的消息，我是很感謝他的。

西蒙·惠勒把我让到一个角落里，用他的椅子把我拦住，然

后坐下来，喋喋不休地叙述这一段后面接着的那个单调的故事。他一直不笑一笑，一直不皱一皱眉头，一直不改变改变声音，始终保持着他开始说第一句话所用的那种细水长流似的音调，一直没有丝毫起劲的表现；可是在他叙述这个冗长的故事的时候，从头到尾，老有一股令人感动的认真和诚恳的情调，这使我分明地体会到他虽然决不认为他这个故事有什么可笑或好玩的地方，他可是把它当做一桩重要事情，并且还佩服那里面的两位主角，觉得他们是斗智的奇才。我让他随意地说下去，一次也没有打搅过他。

留尼达牧师，唔，留尼达牧——唉，这儿从前有过一个家伙，叫做吉姆·斯迈利，那是在四九年冬天——也许是五〇年春天吧——不知怎么的，我记不清楚了，不过我之所以觉得反正总是那两个时候，是因为我记得他初到这市镇上来的时候，那道大放水槽还没有修成；可是不管怎样，你在这儿再也找不出一个比他更奇怪的人，他无论碰到什么事情，只要我找到一个人在对方下赌注，他就要和人家打赌；要是找不到，他就换到另外一边来也行。别人乐意怎么赌，他就怎么赌——只要他能和人家打成赌，他就心满意足。可是虽然这样，他还是运气好，简直好得不得了；差不多每一次他老是赌赢了。他老是一心一意找机会；不管一桩什么事情，只要有人提起，那家伙就要和人家打赌，随你挑选哪一边都行，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要是举行赛马，赛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大赢特赢或是赌得两手空空；要是有人斗狗，他也要赌；有人斗猫，他也要赌；有人斗鸡，他也要赌；唔，哪怕有两只鸟落在篱笆上，他也要和你赌一赌哪一只先飞；要是举行野外的布道会，他一定准时到场，拿华克尔牧师来打赌，照他看来，华

克尔牧师是这一带地方讲道讲得最好的，本来也是，他的确是个好人。他哪怕是看见一只屎克螂在往什么地方走，他也要和你赌一赌它走多大工夫才走得——到它要去的地方，要是你答应和他打赌，他就跟着那只屎克螂一直到墨西哥去，也要弄清楚它究竟到什么地方，以及它在路上走多久。这儿有许多小伙子们看见过那个斯迈利，都可以给你谈谈他的事情。噫，不管是什么，对他都是一样——他赌什么都行——那才是个顶有趣的角色哩。有一回华克尔牧师的太太得了一场大病，病了很久，好像是没有救了；可是有一天早上他走进来，斯迈利马上跑过去问他的太太的病怎么样，他说她好得多了——感谢天主无限的慈悲——看情形大有起色，靠老天的保佑，她还可以恢复健康；可是斯迈利连想也没有想一下，就冲口而出地说，“噫，我敢给你赌两块半钱，准保她决不会好。”

这个斯迈利买了一匹母马——小伙子们把她叫做十五分钟的老爷马，可是那不过是开玩笑，你明白吗，因为她当然比这跑得快些——而且他还常常靠那匹马赢钱，虽然她跑得很慢，并且老害气喘病，或是害瘟热病，要不就害肺病，或是这一类的毛病。他们老是让她先跑两三百码，然后把她撵过去；可是每次到了比赛的终点，她就上了劲头，简直是拚命地跑，一跳一跳地赶着大步儿往上撵，她把腿轻快地乱甩，一时甩到空中，一时甩到一边，踢到围栏上，掀起的灰尘越来越多，她的咳嗽、打喷嚏和擤鼻子的声音越来越响——结果每次老是赶到裁判台前，恰好赶过人家一个脖子那么点儿远，刚刚叫你能够算得清楚。

他还有一只小斗狗，你看他那样子，还会以为他一钱不值，只会坐在那儿闲着，显得古里古怪的神气，光等着找机会偷东西吃。可是只要给他押上了赌注，他马上就不同了；他那半边嘴

巴就伸出来，活像一只輪船前面的水手艙那样，他的牙齿也就露出来，像火炉那样发亮。别的狗尽管抓住他，欺負他，咬他，接二连三地把他甩过肩头，可是安得魯·杰克逊——这是那小狗的名字——安得魯·杰克逊老是装出并没有什么不满意的样子，好像是情願受欺負——那么大家一直在他的对手那一边下賭注，一倍又一倍地往上加，一直把錢都押光了，这时候他才突然一下子咬住对方那只狗的后腿拐子，死咬住不放——并不嚼，你明白嗎，光只咬住不松嘴，直到人家认輸的时候，哪怕拖一年他也不在乎。斯迈利拿这个小狗儿打賭，老是贏，直到后来有一次他干上了一只沒有后腿的狗，因为它的腿让圓鋸給鋸掉了，等到斗了好一陣的时候，賭注通通押上了，杰克逊就去咬他最愛咬的地方，他馬上就看出他上了当，知道另外那只狗叫他扑了个空，可以这么說吧，他好像吃了一惊，这下子他就有点儿泄气的样子，再也不打算斗贏了，所以他就吃了个大亏。他望了斯迈利一眼，好像是說他伤心透了，觉得这是他的錯，不应该弄一只沒有后腿的狗来叫他去斗，因为他斗起来就专靠咬人家的后腿，后来他就一瘸一拐地走到一边，躺在地下死了。那是个很好的小狗儿，那安得魯·杰克逊，他要是活着的話，一定是出了名，因为他有一套本事，还很聪明——这个我知道，因为他根本說不上有什么占便宜的地方，要是他不聰明的話，碰到那些厉害的对手还能斗得过，那实在說不通。我一想起他最后斗的那一次和斗的結果，心里就很难受。

唔，这个斯迈利还养了捉耗子的小狗、小雄鸡和公猫，还有别的这类东西，簡直叫你賭个沒有完，不管你拿什么和他打賭，他准和你做对手。有一天他捉到一只青蛙，就把他带回家来，他說他打算教一教他，所以他一直过了三个月，什么事也沒有干，

专在后院里教那青蛙跳。果然不错，他真把他教会了。他在后面推一下，马上你就看见那青蛙在空中打转，好像一块炸面卷似的一——看见他翻一个筋斗，要是劲头使对了，也许还翻两下，再好好地落下来，稳稳当当地，就像一只猫那样。他又教他学会了捉蒼蝇，常常叫他练习，后来他每回都能把蒼蝇捉到，不管多远，只要他能看得见。斯迈利說青蛙只要教一教就行，他差不多什么事也会干——我相信他說得不错。嗨，我看见过他把丹尼尔·韦伯斯特放在这儿的地板上——那只青蛙的名字叫做丹尼尔·韦伯斯特——大声叫起来：“蒼蝇，丹尼尔，蒼蝇！”你簡直还来不及眨一下眼睛，他就往上一跳，从那个柜台上捉住一只蒼蝇，叭嗒一下掉在地下，就像一团泥似的，这下子他就拿后腿抓他的脑袋旁边，簡直就跟沒有那回事一样，好像他根本不觉得他比别的青蛙本事大。他虽然那么聪明，可是你再也找不到像他那么謙虛、那么爽快的青蛙。要是規規矩矩从平地跳起来的时候，他使一把劲往上一跳，就比你看到过的和他同类的动物随便哪一个都跳得高。从平地往上跳是他的拿手戏，你明白嗎？賽起这个来的时候，斯迈利就拚命在他这一边押賭注，連最后一个錢都押上。斯迈利对他这个青蛙簡直是得意得要命，本来也难怪，因为那些到各处跑过碼頭、见过世面的人都說他比他們看見过的青蛙随便哪一只都强。

嘿，斯迈利把这小家伙放在一只小籠子里，有时候就把他带到城里去，給人家打賭。有一天来了一个人——他还是头一次到这市鎮上来的——他碰見斯迈利拿着那只小籠子，就說：

“你那小籠子里装着什么好东西呀？”

斯迈利爱理不理地說：“照說这也許是只鸚鵡，也許是只金絲雀，这很难說，可就偏不是——这倒偏偏是只青蛙。”

那位老兄把这小籠子接过来，仔細看了一陣，把它轉來轉去，他說：“哼，原来是这么回事。噲，他有什么用处呀？”

“噯，”斯迈利滿不在乎地說，“他有一个本事很了不起，据我看——他能比加利維拉县随便哪只青蛙都跳得高。”

这家伙又把小籠子拿过来，再仔仔細細地看了好一陣，又把它交还斯迈利，从从容容地說，“噯，”他說，“我可看不出这只青蛙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和别的青蛙一样嘛。”

“也許你是看不出，”斯迈利說。“也許你对青蛙是內行，也許是外行；也許你有經驗，也許你不过是个客串，不客气地說。可是不管怎样，我有我的看法，我敢給你賭四十块钱，管保他比加利維拉县随便哪一只青蛙都跳得高。”

那个人盘算了一会儿，后来就显得有点为难的样子，他說：“噲，我在这儿是个陌生人，沒有带着青蛙；我要是有青蛙的話，那我就願意和你賭一下。”

于是斯迈利就說：“那不要紧——那不要紧——你要是能替我把这小籠子拿一会儿，我就去給你抓一个青蛙来。”所以那位老兄就拿着那只小籠子，取出四十块钱来和斯迈利的放在一起，坐下来等着。

他在那儿坐了很久，心里翻来复去地想，后来他就把那青蛙拿出来，把他的嘴撬开，拿一只茶匙給他灌了一肚子打鶴鵲的彈子——差不多給他灌得齐了下巴那儿——然后把他放在地下。斯迈利他跑到泥塘里去，在烂泥里唏哩嘩啦找了一陣，終归抓到了一只青蛙，就把他拿进来，交給那个人，他說：

“好吧，你要是预备好了的話，就把他跟丹尼尔并排放着，让他的前脚和丹尼尔的一般齐，我来发口令。”于是他就說：“一——二——三——跳！”他和那个人都从后面輕輕地推一推他們

的青蛙，新抓来的那只青蛙就跳得很有劲头，可是丹尼尔鼓了一把劲，耸起肩膀——像这样——就和一个法国人似的，可是沒有用——他連动也不能动；他稳稳地蹲在那儿，好像一座教堂，他再也不能动弹了，跟一只船抛了锚一样。斯迈利簡直莫名其妙，他还觉得很伤脑筋，可是他当然一点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那个人拿起錢就走，当他走出門去的时候，他从肩膀上伸出大拇指——像这样——向着丹尼尔摆一摆，很从容地再說了一遍，“噯，”他說，“我可看不出这只青蛙有什么了不起，还不是和别的青蛙一样嘛。”

斯迈利他就站着直抓头，望着地下的丹尼尔望了很久，后来他說：“我实在不懂这个青蛙这回究竟为什么泄了气——我看說不定他出了什么毛病——他好像是肚子脹得很大哩，看样子。”于是他就揪住丹尼尔的脖子上面，把他拿起来掂了一下分量，他就說，“噯，他要沒有五磅重才怪哪！”他就把他倒起来提着，他呼嚕呼嚕吐出了两把彈子。这下子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簡直气疯了——他把青蛙放下，赶快跑出去追那个坏蛋，可是他始終沒有追着。后来……

（西蒙·惠勒說到这里，听見前院里有人叫他的名字，他就站起来去看外面有什么事情要找他。）他一面往外走，一面轉过臉来对我說：“你就在那儿坐着別动吧，先生，請你別着急——我馬上就回来。”

可是对不起，我觉得再把那个有賭癖的流氓吉姆·斯迈利的故事說下去，也不能給我多少关于留尼达·斯迈利牧师的消息，所以我就开步走了。

我在門口碰見那个好客的惠勒回来了，他把我留住，又往下

說：

“噫，这位斯迈利有一头一只眼的黄牛，沒有尾巴，只有一点儿墩墩，像只香蕉似的，并且……”

可是我既沒有工夫，也沒有兴致，所以我沒有在他那儿等着听他讲那只倒霉的牛的故事，就告辞了。

坏孩子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坏孩子，名字叫做吉姆——虽然你要是注意看看，就会发现你们的主日学校^①的教科书里差不多老是把坏孩子叫做詹姆士。这一个偏偏叫做吉姆，实在是奇怪，可是这是事实。

他也没有什么害病的母亲——一个诚心诚意信教的、害肺病的母亲，她很乐于到坟墓里去躺下，长眠不醒，只可惜她对自己的孩子爱得要命，不免担心她死后大家会对他冷酷无情。主日学校的书里那些坏孩子大多数都是叫做詹姆士，而且都有害病的母亲，她们教他们说：“现在我躺下来乖乖地睡觉了，”以及诸如此类的一套，还用悦耳的、凄凉的声调给他们唱歌催眠，然后和他们亲吻，表示临睡的祝福，并且在床边跪下来哭泣。可是这个小家伙的情形是不同的。他叫做吉姆，他的母亲什么毛病也没有——既没有肺病，也没有那一类的任何毛病。她不但不瘦弱，反而还很强健，她也不诚心诚意地信教；不但如此，她对吉姆也并不关心。她说他即令把脖子摔断，那也算不了多大的损失。她老是打吉姆的屁股，催他睡觉，而且也从来不在他临睡时和他亲吻，恰恰相反，她要离开他的时候，还要打他几个耳光。

① 主日学校是基督教教会所办的在星期日念“圣经”和进行宗教教育的学校。

有一次这个坏孩子偷了食品房的钥匙，溜到里面去吃了一些果酱，拿柏油再把罐子装满，叫他的母亲看不出有什么两样；可是他心里并没有忽然起什么难受的感觉，也不觉得有什么声音好像在他耳边说：“不听我母亲的话对不对？干这种事是不是有罪？坏孩子把慈爱的母亲的果酱狼吞虎咽地吃掉，会要得什么报应呢？”随后他也没有独自跪下，发誓永远不再干坏事，并且心里轻松地愉快地站起来，马上就去找一切经过告诉他的母亲，求她饶恕，他的母亲也没有含着满眶得意和感激的眼泪为他祝福。不，那是书里面说的那些别的坏孩子所遭遇的一套；奇怪得很，吉姆所遭到的却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吃了果酱，说是呱呱叫，他的口气很顽皮、很下流；他把柏油装进去，也说那是呱呱叫，并且他还笑起来，说那个老太婆知道了“就要发脾气、哼鼻子”；后来当她果真发党的时候，他就说他完全不知道这回事，于是她就狠狠地抽了他一顿鞭子，打得他直哭，没有人理会他。这个孩子一切都很稀奇——他无论在哪方面都表现得和那些书里说的坏孩子詹姆士不同。

有一次他爬到农民爱可恩的苹果树上去偷苹果，可是树枝儿并没有断，他也没有摔下来把胳膊摔断，也没有被那个农民的大狗咬伤，然后躺在病床上呻吟好几个星期，大为懊悔，从此就变成一个好孩子。啊，不是这样；他随心所欲地偷了许多苹果，安然无事地下来了；他对狗也很有准备，它来咬他的时候，他就拿一块砖头对准它迎头痛击。奇怪得很——像这类事情在那些斯文的小书里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那些书镶着大理石花纹的书脊，书里面还画了一些男人，穿着燕尾服，戴着钟形顶的帽子，穿着裤腿很短的裤子，还有些女人把衣服的腰部用胳膊夹住，不用裙圈^①。在这些主日学校的书里，像吉姆干的这类事情，无论在

哪一本里都沒有。

有一次他偷了老师的小刀，当他害怕被发觉并因此挨打的时候，他就悄悄地把它塞到乔治·威尔逊的帽子里——这孩子是可怜的寡妇威尔逊太太的儿子，他的品行很好，是全村有名的好孩子，他一向顺从他的母亲，从来没有说过谎话，他很喜欢他的功课，对主日学校简直是入了迷。后来那把小刀从帽子里掉下来，可怜的乔治垂下了头、涨红了脸，好像自认有罪似的，可是当那位痛心的老师认定他犯了偷窃行为，拿起鞭子正要动手抽打他那发抖的肩膀的时候，却并没有一位令人难于置信的白发地方法官忽然在他们当中出现，摆出神气十足的样子说：“别冤枉这个好孩子吧——你看，犯罪的坏蛋站在那儿哆嗦哩！你们下课休息的时候，我刚好走过学校门口，我看见偷东西的事情，可是谁也没有看见我！”所以吉姆并没有挨揍，那位年高德劭的法官也没有给这个学校里感动得流泪的孩子们念一篇布道词，然后手牵着乔治，说是这种孩子应该予以褒奖，并且叫他跟他去，和他住在一起，替他打扫办公室，替他生火、打柴、劈柴火，还叫他学法律，帮他的太太干些家里的杂事，剩下的时间他都可以玩耍，每月还得到四角钱，快快活活。不是这样，这些事情在书里面是会发生的，可是吉姆所遭遇的并不是这样。根本就没什么爱管闲事的傻瓜法官跑进来找麻烦，所以那个模范学生乔治就挨了一顿鞭子，吉姆还觉得很高兴，因为你要知道，吉姆是恨那些品行好的孩子的。他说他“不把他們那些贱骨头放在眼里”。这就是这个没有教养的坏孩子说的粗话。

但是吉姆所遭遇的最奇怪的事情就是他有一次在礼拜天出

① 从前西方妇女裙子底下用一个鲸骨的大圈子撑开。

去划船，并没有淹死，还有一次他在礼拜天出去钓鱼，遇到风暴，也并没有遭雷打。唔，你尽管翻开那些主日学校的书，从头到尾地看了又看，从现在一直看到下个圣诞节，你也不会看到这类事情。啊，不；你会发现所有的坏孩子，凡是礼拜天出去划船的，照例都要淹死；所有的坏孩子，凡是礼拜天出去钓鱼的时候遇到风暴，都非遭雷打不可。礼拜天有坏孩子坐在里面的船一定要翻，坏孩子在安息日出去钓鱼，天就老是起风暴。吉姆这个孩子究竟怎么免于遭到这些报应，我实在觉得是一桩神秘的事情。

吉姆身上简直是有鬼神护着——一定是这么回事。无论什么也伤害不了他。他甚至还拿一撮烟叶子去哄动物展览会里的象，那只象也居然没有用它的大鼻子把他的头顶敲掉。他在碗柜那些地方到处找薄荷精，可是他并没有弄错，以致把硝强水喝下去。安息日他偷了他父亲的猎枪出去打猎，结果并没有打掉三四个手指头。他生气的时候，就用拳头打他的小妹妹的鬓角，可是她也并没有老是痛个不停，熬过漫长的夏天就死了，临死时嘴里还说些温柔的话，表示原谅他，使他那遭伤痛得要碎裂的心加倍感到痛苦。不；她挨过打之后慢慢就好了。后来他终于逃跑出去航海，可是他回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他自己举目无亲、景况凄凉，亲人都在安静的教堂墓地里长眠，童年时代那个墙上长满青藤的家已经倒塌，零落不堪。啊，不是这样；他回来的时候，喝得烂醉，首先就被抓到警察局去了。

他长大了，而且结了婚，生了许多儿女，有一天晚上他拿一把斧头把他们通通砍死了。他用各式各样的欺瞒和无赖的手段发了财；现在他是他那本村里穷凶极恶、坏到无以复加的流氓，很受大家敬重，而且当了州議員。

所以你看，主日学校那些书里从来就没有一个坏孩子詹姆斯像这个有鬼神护着的无法无天的吉姆这样运气好，一辈子都是一帆风顺的。

我給參議員当秘书的經歷

現在我已經不是參議員老爷的私人秘书了。这个职位我穩当当地担任了两个月，而且是干得兴致勃勃的，但是后来我干的好事就回过头来了——这就是說，我的杰作从別处轉回来，原形毕露了。我估量着最好是辞职。事情的經過是这样的，有一天还在清早的时候，我的东家叫我去，于是我給他最近所作的一次关于財政的精彩演說暗自添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話进去之后，馬上就去見他。他臉上有些可怕的表情。他的領帶也沒有打好，头发乱蓬蓬的，他的神气表现出阴云密布、雷霆将发的征兆。他手里紧紧地捏着一把信件，我知道那是可怕的太平洋鉄路的邮件到了。他說：

“我还以为你是值得信任的哩。”

我說：“是，先生。”

他說：“我把內华达州的一些选民写来的一封信交給你，他們要求在包尔温牧場設立一所邮局，我叫你写封回信，要尽量写得巧妙一点，給他們举出一些理由，使他們相信那地方还没有設立邮局的十分必要。”

我觉得安心一些了。“啊，要是您的意思不过是这样的話，先生，那我已經遵命照办了。”

“是呀，你的确照办了。我把你的回信念給你听听，让你去

慚愧慚愧吧，

斯密士、琼斯及其他諸位先生，

你們要求在包尔溫牧場設一个邮局，究竟有什么用場呢？这对你們是毫无益处的。假如有信寄到你們那里来，你們也看不懂，是不是？还有一点，如果有寄錢的信，要經過你們那里寄到別的地方去，那就难得安全通过，这想必是你们馬上就明白的；結果就不免給我們大家都找些麻煩。算了吧，千万不要打算在你們那地方办邮局。我非常关心你們的利益，觉得这只是一种裝飾門面的荒唐計劃。你們所缺乏的是一所很好的監獄，明白嗎——一所修得漂漂亮亮、結結實實的監獄和一所免費学校。这两种建設對你們是有长远利益的。这足以使你們感到真正的滿意和快乐。我可以馬上在国会提出这个議案。

參議員杰姆士·××敬白。

馬克·吐溫代笔。

十一月二十四日，于华盛顿。

“你就是这样答复那封信的。那些人說我要是再到那帶地方去，他們就要把我吊死；我也很相信他們一定会这么干。”

“唉，先生，当初我可不知道这会闖什么禍。我不过是要說服他們罢了。”

“啊！真是，你的确把他們說服了，我絲毫也不怀疑。你看，这儿还有另外一封寶貝信。我把內华达的几位先生寄来的一份請願书交給你，他們請求我設法叫国会通过一个議案，批准內华达州的美以美主教派教会为法定团体。我叫你回信告訴他們，制訂这种法案應該屬州議会的取权範圍；并且还要設法使他們明白，目前在他們那个新州里，宗教界人士力量还很薄弱，所以正式成立教会是否适当，頗成問題。你的回信是怎么写的呢？”

約翰·哈里法克斯牧師及其他諸位先生：

你們應該去找州議會解決你們那個投機事業——關於宗教的問題，國會是不聞不問的。但是你們也不要忙着去找州議會，因為你們在那新設的州里打算做的這件事情是不適當的——事實上，這簡直是荒謬得很。你們那里信教的人實力太薄弱，無論在智能方面、道德方面、虔誠方面都不行——一切都差得遠。你們最好放棄這個計劃——這是行不通的。你們辦這種團體，並不能發行債券——即令可以發行，那也會使你們經常為難。別的教派會攻擊這件事情，他們會‘壓低行市’、‘賣空頭’，使你們的債券垮台。他們會像對付你們那里的銀礦那樣，採取同樣的手段對付你們——他們會想盡方法使大家都相信那是‘盲目的投機事業’。你們的計劃只足以把一種神聖事業弄得聲名狼藉，這種事情你們是不應該做的。你們應該自覺慚愧——這是我對你們的意見。你們的請願書末尾是這樣說的：‘我們一定永遠祈禱。’我也認為你們要這樣做才對——你們必須這麼辦。

參議員杰姆士·××敬白，

馬克·吐溫代筆。

十一月二十四日，于華盛頓。

“這封聰明的信把我的選民當中的宗教界人士對我的好意完全斷送了。可是我好像還怕我的政治生命毀得不够徹底似的，不知有一種什麼倒楣的念頭又使我把舊金山市參議會里那些威嚴的長老們遞來的申請書交給你，讓你試試你的筆墨——這個申請書是要求國會制訂法律，規定把舊金山市海濱地區的航運稅劃給他們那個市來收。我告訴你說，這個問題提到國會里去討論是有危險性的。我叫你給那些市參議員寫封含糊其詞的回信——一封不着邊際的信——這封信里要極力避免對航運稅的問題認真考慮和討論。你現在如果還有一點知覺的話——如果還知道羞耻——那麼我把你遵照我的吩咐寫的這封回信念

給你听听，是應該可以使你慚愧的。

可敬的市參議會諸位先生：

大家敬愛的國父喬治·華盛頓早已逝世。他那長久的、光輝燦爛的一生已永遠結束，令人不勝痛悼。他在我們這帶地方是大受敬仰的，可惜他死得太早，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悲哀。他是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去世的。他安靜地離開了他一生的榮譽和偉大成就的場所，他是最受人哀悼的英雄，也是全世界被死神接去的最親愛的人物。在這樣的時候，你們却提出航運稅的問題！——他遭的是什麼運呀！

名譽算什麼！名譽不過是偶然之事而已。艾薩克·牛頓爵士發現了一隻蘋果掉在地下——這其實不過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發現，而且也是千百萬人在他之前早已發現了的事情——但是他的父母是有勢力的，於是他們就把那件小小的事拚命吹噓，把它說得了不起，結果全世界的人就老老實實地相信這種吹牛的話，於是幾乎在一轉瞬間，那個人就成名了。好好地體會這種見解吧。

詩歌，美妙的詩歌啊，世人所得你的好處有多大，叫誰來評定呀！

‘瑪麗有一隻小羔羊，它有一身雪白的毛——

無論瑪麗到什麼地方去，它老是和她一道。’

‘杰克和吉爾往山上走

去提一桶水下來，

杰克跌了一跤滾下山，摔破了頭頂，

吉爾也跟着他滾下來。’

這兩首詩都寫得很樸實，用字也很高雅，加以詩中沒有猥褻的傾向，所以我認為都是很寶貴的珍品。它們適合於各色各樣的人去領會，適合各種生活範圍的人——合於田野，合於育嬰室，合於商人的行會。尤其是參議會不能不欣賞這兩首詩。

可敬的老頑固先生們！請常通訊吧。友誼的書信往還是對人最有好處的。請再來信吧——如果你們這封申請書里特別提到了什麼